

中醫新刊

第 八 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本期目錄

- 請蘇少蓮君「中國醫藥書籍改進論」..... 徐炳南
- 再致王宇高先生書..... 天澄張錫純
- 在洋的中西醫學講義的一頁..... 毛衍春
- 評余東曉西醫的「溫熱發揮」..... 王宇高
- 論今年濕熱之原理..... 洪醉樵
- 論全體生理..... 上海時逸人
- 反胃小記..... 周殿際
- 陸定圃之偽語..... 莊雲廬
- 讀陸淵雷君的「肝病傳脾之研究」..... 王宇高
- 心理衛生漫談..... 董庭璠

賀

電

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蔣部長鈞鑒。聞公出秉衛生大政。羣衆欣。薄海騰歡。敝會同人尤深以幸。竊念吾國醫學爲國粹之精英。藥物占國產之鉅額。民利民生。關係密切。惟自東西洋物質文明。漸輸內地。學者舍己耘人。草率敷衍。致五千年列聖相承之絕學。幾與遺德參論。同歸泯滅。我輩惟吾黨之不幸。亦吾國民族民生。所受之大打擊也。我公前長內政部時。提倡中國固有美德。午夜鐘聲。中流砥柱。風聲所樹。日月重光。今又慨然出任鉅艱。主持全國衛生事宜。必能不渝前志。保存國醫。溝通中西之學術。開揚絕學之光輝。知難行易。大展鴻猷。謹貢勸言。伏冀採采。肅此叩賀。敬頌公安。

甯波中醫協會東叩

讀孫少道君「中國醫藥當速改進論」感言

徐炳南

中國醫藥。處在現潮流的地位。凡頭腦清明，而不十分頑固者。沒有不感覺「改進」和「整理」，是急不容緩的工作。可是政府方面這樣的輕視。不消說提倡培植。又肆口謾罵。被自稱文明新醫們。不遺餘力的攻擊。使中國醫藥。沒頭沒尾沉下去。永遠不能出人頭地。——他們這樣是「見其所蔽」。不是學者的態度。我們可撇去不理他。省些無為爭論。——講到「輕視」和「攻擊」。表面上看去。雖是阻撓我們的進步。其實是激動我們的前進。學術雖不能與物理性的具有壓迫愈甚反動愈烈相比擬。而學者腦子。受這種刺激。當然有所猛省。所以越阻撓得利害。越便我們進步深遠。只要同志不餒氣。「憤發」，「努力」，去幹這層最緊要的「整理」「改進」的工作。不久當然能夠達到戰勝全世界目的的一日。

學術這樣東西。沒有止境的。而且一種學術，非絕對沒有不錯的地方。能夠把錯處來糾正。不要硬着牙齒咬到底。這也不背進化公理。中國醫藥的確不是萬能的。也不是絕對沒有不能的。苟不是「坐井觀天」的眼光。當然默認我的立說。中國醫藥這樣腐敗。或許從前學者的眼光太短淺。自信力的太重。然而我很原諒他。因為限於時代關係。在閉關時代。世界科學。沒有輸入。叫他們從何下功夫呢。我以為全世界只有一種醫學。沒有第二種醫學。站在對方地位。來樹幟表異。不過其中有何國何人發明的學術。稱某國某派而已。所以評論醫學。應具世界眼光。去評世界醫學。我很贊成孫少道君所主張。孫君漢口博習醫院主任。他在日新治療著中國醫藥當速改進論。他說：「既明白了生理的常態。就應用衛生。以保持吾人的健康。明白了病理的病態。就應用治療學。以恢復吾人的健康。故醫學在世界各國。並無二種。但中國而有中醫西醫的不同。其區別有若鴻溝中隔。且彼此攻訐。遂至國人皆曰中醫尚理論。西醫憑物質。中醫精內科。西醫精外科。中藥王道。西藥霸道。此似是實非之言。阻碍醫學的進步。為害無窮。」不錯！確實阻止進步的障礙。他們國際觀念太深。常以主觀的目光評得失。須知醫學是世界的具體的。不是一國的局部的。應該具世界的眼光。以客觀的態度。急直去奮勇追求。可是現在一般醫生們。胸中各存中和西的芥蒂。那理論立說。當然各是其是。冰炭水火。格格不相入了。你看海上醫學雜誌。中西醫互相攻訐。其實何嘗抓着醫學上本身問題。不過互相謾罵罷了。余對岫說：「中西醫藥。是萬萬不能溝通的。」因為有了成見。所以不能統一。倘然各掃意見。虛心研求。發前人所未發明。立功醫林。是怎樣一種偉大的事呢。他又說：「醫之本旨。是為人類謀幸福。乃一種實用的科學。並無中西之分。只有時代的進退。時至今日。凡我醫家。皆當力求改進。本之解剖。徵之實驗。範圍自然科學之律令。審慎客觀唯物之現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雖然落後。研究他人已進步之學說。比較更為容易。且中國地大物博。其中能應用於醫療的藥物。不下千餘種。已經應用於西醫範圍。並且重要的。

如毛地黃，其宿草，龍腦，龍胆草，遠志等。其未經研究者。如常山之能治瘧。麻黃之能發汗。如能研究。發明正多。他又說：「有一種魚腥草。用治肺癆。一種名奶草。用松香麻油熬膏。用貼瘰癧(即淋巴腺腫)。一種名賊骨頭。余曾見一人預備同人關殿。先服此藥。不料未遇着仇家。而此人回家後。遍體脹悶。後請數人。以拳痛擊方休。」是呵！中醫犯着最大毛病。就是強不知為知。你看列代醫家著作的醫籍。個個都是耶穌仙人。沒有一病不可醫。沒有一病不能愈。無論那一種叢書。那一種醫案。皆是這樣的。因此緣故。借用玄學以圓其說。那離實驗愈遠了。中藥的靈驗。不盡其所說。他所有效者正多正多。所以我們今日的學者。應該知自己的錯處。不要再委曲求全。強辭奪理。是錯的應當撤去。將是的剝刮出來。「證之以實驗」，「納之於科學」。再研究討論所未經發明的。吾知東亞醫藥。在世界醫藥史上。必能站得很重要位置。那近世醫藥發展。實在前程遠大。希望無窮。甚願同志們努力勇為！

再致王宇高先生書 天津張錫純

宇高兄鑒。前函諒達。念念。目今習醫。宜融會中西。力求進步。况吾中醫書中。多寓西醫之理。溝通中西。原非難事。茲奉此篇。雖為五期衷中參西錄開卷首篇。實又添上兩條。較從前醫界春秋之文。尤多若干。今因西醫多毀謗中醫。故特添補寄上。希早登於貴報傳宣。以質諸當世之業西醫者。鄙人才質庸碌。而性好深思。自幼承家學淵源。醫學與讀書並重。是以自成童時。即留心醫學。弱冠後即為人診病疏方。年過三旬。始見西人醫書。頗喜其講解新異。多出中醫之外。後又十餘年。於醫學研究功深。乃知西醫新異之理。原多寓中醫古籍之中。特其語意含渾。有賴後人開發耳。今不揣固陋。遠探古籍所載。近參時賢之說。臆列數則於左。以證明之。

西人謂人身有血脈管，微絲血管，回血管。為血脈循環之道。路。血脈管自左上心房。轉過左下心房。入於血脈管。由血脈管

入微絲血管。以散布於週身。內而臟腑。外而肌肉。迨臟腑肌肉濡潤之餘。又傳入回血管。由回血管收回右上心房。轉落右下心房。迨注肺之後。隔肺膜呼出炭氣。吸進養氣。其色仍赤。復還左上心房。如此循環不已。其說可謂奇聞生新矣。然此理固屬於扁鵲難經中也。其第一節云。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然是答詞此設為問答之詞也)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肺經)之動脈也。人一呼吸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晝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焉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故五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臟六腑之所終始。故取法於寸口也。按人之臟腑。皆有脈血管與回血管。其回血管之血。由心至肺。將炭氣呼出。是諸臟腑之回血管至此而終也。迨吸進養氣。其血仍赤。歸於心而散布於諸臟腑。是諸臟腑之血脈管自此而始也。故曰五臟六腑所終始也。為肺能終

始諸臟腑。是以諸臟腑之病。可於肺之寸口動脈候之。而寸口之動脈。遂可分其部位。而應諸臟腑矣。

西人謂左右心房各有二。是心之體原四孔也。而難經謂心有七孔三毛。夫七孔之數。既與心房之數不作。三毛之說。又毫無形迹可徵。此非中西之說顯然不同乎。不知難經此節之文。多被註疏家誤解。嘗考古訓。凡細微難察之物。恆比之於毛。詩經所謂德輶如毛。孟子論目之明。而極之於能察秋毫之末。皆其明徵也。蓋人之心房。雖止有四。而加心下血脈管。及回血管與心相連之處。則為六孔矣。至心上血脈管回血管與心相連之處。似又加兩孔。而同一系之中。故人仍以為一孔。是共七孔也。此言心之孔雖有七。所易見者。止有四孔。其餘三孔。則如毛之細微。而不易視察。所謂如毛之細微而不易視察者。實指血脈管與回血管連心之處而言也。

中說謂人之神明在心。故安神之藥。注重於心。西人謂人之神明在腦。故安神之藥。注重於腦。及觀內經。知中西之說。皆兩蓋於內經中也。內經脈要精微論曰。頭者精明之府。謂其中有神明。故能精明。謂神明藏於其中。故名曰府。此西法神明在腦之說也。又內經靈蘭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謂出者。言人之神明由此而發露也。此中法神明在心之說也。蓋神明之體藏於腦。神明之用發於心也。如必執定西說。謂心臟惟司血脈之循環。於人之神明毫無關涉者。可仍即西人之說以證明之。

西人生理家勿阿尼氏。研究靈魂之結果。謂靈魂者棲於人類各細胞中。其色濃紫。質不透明。比肉體重約千分之一。具運動

之器關。能上達於地二百里以上之處。不待食物而生存。且具有良心。修養其正義親戚同情之高等道德云云。其所謂各細胞中。其色濃紫。質不透明。明明非灰白色腦質髓。與神經細胞可知矣。明明指循環系中之有色血液細胞。更可知矣。又丁仲祐氏之譯述西說也。謂細胞之功用。能將血液內之榮養料及空氣。分給全身細胞。又能服從性靈。而性靈亦能處處保護之。其所謂性靈。非即人之神明乎。心即為血液循環器之主。即可為細胞之主。而在在保護細胞之性靈。自當以心為中樞。即西人之說。而深為研究。與內經所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者。何以異乎。(此節據時賢蔣璧山氏說)

中說謂肝左脾右。西說謂肝右脾左。此又中西顯然不同處也。不知肝右脾左之說。早見於淮南子。扁鵲難經。亦謂肝在右。(難經曰。肝之為藏。其治在左。其藏在右脅右腎之前。並胃著脊之第九椎。金匱刺灸心法篇。引難經有此二十五字。今本刪去)夫肝在右。脾自當在左矣。而醫家仍據肝左脾右以治病者。誠以肝雖居右。其氣化實先行於左。脾雖居左。其氣化實先行於右。是以肝之脈診於左關。脾之脈診於右關。因其氣化先注之處。而脈亦隨之外現也。按此診脈治病則效。不按此診脈治病則不效。若不信肝之氣化先行於左。脾之氣化先行於右之說者。更可以西人生理學家之言徵之。

按西人生理家。言脾固居胃之左方下側。然其與胃通也。乃從脂膜相連處右行。輸送胃液腺於胃腑。其與脾通也。乃從脾尾端右行。輸送製造脾液之原料於脾臟。其與肝通也。乃從脾靜脈

開口於肝門靜脈。輸送紅血球中之紅色鐵質於肝臟。為造成胆汁之料。其上與肺通也。乃右行假道於胃膜。以達於肺膈膜。而入於肺。其下與腸通也。乃右行假道於脾臟。由脾液排泄管。以達於十二指腸。其與周身通也。乃從脾動脈右行。開口於大動脈幹。輸送白血球於毛細管。以達於身體內外諸部。無所不到。是脾之本體。雖居於左。而其功用無不在於右。是則謂脾居於右。誰曰不宜。如肝同居於腹腔之右側上部。而其吸收脾與胃中之血液。以營提淨毒質之作用者。乃由肝門靜脈之大血管。向左方吸收而來也。且其既已提淨之血液。乃由肝靜脈之血管。從肝臟之後緣而出。開口於大靜脈。向左上方。入大靜脈幹。以達右心室。是肝臟血液循環之機能。皆在於左。是則謂肝居於左。誰曰不宜。(此節採時賢醫山氏說)是知以實驗論。西說固是。以氣化論。中說亦不誤也。研究醫學者。正可參觀而通之也。

西人謂胆汁滲入十二指腸。能助小腸消化食物。此理內經未嘗言之。似為中醫疏忽之處。不知後世名醫。會言之矣。吳鞠通醫醫病書曰。胆無出路。借小腸以為出路。此非謂胆汁能入小腸乎。至於胆汁能化食之說。中醫書中。亦早寓其理。神農本草經之論柴胡也。謂能去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夫柴胡為少陽胆經之主藥。而其功效多見於腸胃者。為其善理肝胆。使胆汁流通無滯。自能入於腸中。消飲食積聚。以成推陳致新之功也。至於徐靈胎註疏本經。則以木能疏土解之。是知肝胆屬木。脾胃屬土。小腸與胃相連。一氣貫通。亦可從土論。徐氏既云木能疏土。是明謂肝胆能助腸胃化食也。而胆汁能助小腸

化食之理。即在其中矣。

西人謂中醫不知有脾。不知古人不名為脾。而名為散膏。難經謂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散膏即脾也。謂脾之質為胰子。形如膏。而時時散其膏之液。於十二指腸之中。以消胃輸於腸未化之餘食。故以散膏名之。原為脾之副臟。至脾之正臟。內經謂其為營之所居。即西人脾能製白血球之說也。由斯知凡古說言脾統血者。指脾之正臟而言也。凡言脾化食者。指脾之副臟散膏而言也。凡言脾色黃脾味甘者。亦指散膏而言也。散膏與脾為一臟。即脾與脾為一臟也。且以西說考之。脾尾銜接於脾門。其全體之動脈。又自脾脈分支而來。即按西說。脾與脾亦可合為一臟也。(此節採時賢高思潛氏說)

又西人謂中醫不知有水道。不知西醫之所謂水道。即中醫之所謂三焦。其根蒂連於脊骨自下上數七節之處(其處即命門)。在下焦為包腎絡腸之脂膜。在中焦為包脾連胃之脂膜。在上焦為心下之膈膜。統名為三焦。能引水液下注於膀胱。內經所謂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者是也。夫內經既顯然謂三焦為水道。何謂不知水道也。蓋其名雖異。而核其實則同也。

內經謂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所謂作強伎巧者。指其能生育而言也。西人則謂腎臟專司澀水。與生殖器毫無關涉。此又中西醫學顯然不同處也。然謂內腎與外腎不相關涉者。乃西人從前未定之論。非其近時實驗之言也。夫中醫之論腎。原取廣義。非但指左右兩枚也。今西人與生理學研究功深。能悟副腎髓質之分泌素(即是命門分泌而出與腎脈相通者)。有迫血上行之作用。

名之曰副腎臟。是腎中真火之用也。又腎副腎皮質之分泌素。(即自胞室中分泌而出與任脈相通者)有引血下行之作用。名之曰離靈。是腎中真水之用也。既得腎中真水真火之作用。即當知腎之所以作強。所以伎巧。無非賴此水火之氣。以醞釀之。激發之。幹旋之。有如火車諸機輪之轉動。莫不以水火之氣為原動力也。

又西人有精蟲之說。似屬創論。然其說不自西人始也。小乘治癩病秘要經曰。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又小乘法念處經曰。十種蟲行於髓中。有形於經中云云。是精蟲之說。始於印度。久入中國。章氏齊書雜錄。引而註解之。謂即胚珠。是其說亦可為中說矣(此節採時賢楊如侯氏靈素生理新論)。且人為保蟲。(人為保蟲之長)古書所載。以人發生之始為精蟲。不亦理明詞達乎。是西人精蟲之說。原非創論。無庸驚其新奇也。

試再以病論之。如內傷黃疸證(黃疸有內傷外感之區別)。中法謂係脾有濕熱。西法謂係胆有凝石。杜塞胆汁入小腸之路。或胆管腫脹。窒塞胆汁入小腸之路。又有謂小腸有鈎蟲者。而投以金匱硝石礬石散。莫不立愈。蓋礬石能治脾中濕熱。硝石能消胆中凝石。及胆管腫脹窒塞。二藥並用。又能治鈎蟲。是以無論脾有濕熱。胆有凝石。腸有鈎蟲。或胆管因熱腫脹。投以此方皆愈。是仲景當製此方時。原對於此四種病因立方。非僅對於脾中濕熱立方也。且礬石為皂礬(爾雅名礬石為羽涅又名為涅石故知為皂礬)謂其係鐵與硫酸化合而成。且又色青。故能入肝胆。以斂

汁之妄行。兼有以金剛木之義。若但為治脾家濕熱。何為不用白礬。後世不明古人製方之義。而但以治脾中濕熱釋之。是知其一而遺其三也。至明季喻嘉言出。深悟仲景之治黃疸。不但治脾。實兼治胆。遂於治錢小魯之案中。顯然揭出。謂其嗜酒成病。胆之熱汁滿而溢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俱黃云云。其原案數所著寓意草中。彼時猶未見西人之說。而實與西人論黃疸之病因。側重於胆者相符也。

又如中風證。其人忽然眩仆。更或昏不知人。其劇者即不能甦復。其輕者雖能甦復。恆半癱瘓偏枯。西人謂此非中風。乃腦充血也。此又中西顯然不同處也。不知此證名為中風。乃後世醫者附會之說。非古聖相傳之心法也。內經謂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氣反則生。氣不反則死。夫所謂厥者。即昏厥眩仆之謂也。夫大厥之證。既由於氣血相併上走。其上走之極。必至腦充血可知。此非中西之理相同乎。至謂氣反則生。氣不反則死者。蓋氣反則血隨氣下行。所以可生。若其氣上走不反。血必愈隨之上行。其腦中血管。必至於破裂出血不止。猶可冀其生乎。細繹內經之文。原與西人腦充血之議論。句句脗合。此實不可謂不同也。又史記扁鵲傳所載競太子尸厥。亦腦充血證。至扁鵲治之。亦知其為腦充血證。觀其未見太子。知其必耳鳴鼻張。蓋知其腦充血之極。其排擠之力。可使耳中作鳴。鼻形動張也。及其見太子也。則謂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此蓋言人身之陰陽。原相維繫。偶因陰紐破壞。不能維繫。其陰中之真陽。脫而上奔。更挾氣血以上衝腦部。其上衝之極。幾至腦中之絡破裂斷絕

故曰上有絕陽之絡。而推其原因。實由下有破陰之紐也。此雖未明言腦充血。實不啻明言腦充血也。特是內經論大厥。但言病因。未言治法。扁鵲治虢太子尸厥。其本傳所載者。係先用針砭救醒。後服湯藥。其所服者。亦未詳何方。至西人對於此證。雖有治法。亦難期必效。愚曾擬有建領湯(方載拙著衷中參西錄五期三卷)重用懷膝赭石。以引血下行。而輔以清火鎮肝降胃斂衝之品。用之救人多矣。其腦中血管破裂不甚劇者。皆可挽回也。

試更以藥論之。血石膏善退外感實熱。為藥中最緊要之品。而丁仲祐氏譯西人之說。竟謂石膏不堪列於藥品。此又中西之說顯然不同處也。然謂石膏不堪列入藥品者。乃西人之舊說。至西人新出之說。實與舊說迥異。而轉與中說相同。何則。硫酸輕鈣。石膏之原質也。西人工作之時。恆以硫酸鈣為工作之料。迨工作之餘。所剩之硫酸鈣。即結成若干石膏。較天產之硫酸輕鈣石膏。猶缺一原質未備。此等石膏。原與煨石膏無異(石膏經煆則輕氣飛去其性黏收斂可代鹵水點豆腐斷不可服)。西人所謂石膏不堪入藥者。指此等石膏而言也。迨其後用天生石膏。知其涼而能散。大有功效。遂將石膏列於石灰基中(石灰即鈣)。並將素所不信之中藥兩味。亦列其中。是以煨石膏。牡蠣也。煆石膏。鹿角茸也。硫酸輕石膏。石膏也。西人皆精識其原質。而列煆石灰基中要藥。西人可為善補過矣。而篤信西法者。猶守西人未定之初說。與中說相齟齬。何夢夢也。

又如黃連龍胆。中法以為退熱劇藥。用之過量。能損胃減食。至西人則皆以為健胃藥。似又中西不同處也。然究其所以不同

者。西人以肉食為本。胃多積熱。易至生炎(西人以紅熱腫痛為炎)。二藥善治其腸胃生炎。故善助其腸胃化食。至吾人以穀食為本。胃氣原自沖和。若過服涼藥。致腸胃中熱力不足。即難熟腐水穀。此中西論黃連龍胆之所以不同也。然閱諸家本草。黃連能厚腸胃。其能助腸胃化食之理。即在其中。龍胆能益肝胆。其能增補胆汁。以為化食之資藉。又顯然也。由斯知中西之論藥性。凡其不同之處。深究之又皆可以相通也。夫醫學以活人為宗旨。原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於胸中。在中醫不妨取西醫之所長(如實驗器械化學等)以補中醫之所短。在西醫尤當精研氣化(如臟腑各有性情及手足六經分治分主六氣等)。視中醫探奧之理。原為形上之道。而非空談無實際也。當此布達。願頌近好。

汪洋的中西醫學講義的一斑

毛衍春

皖旌人。汪洋。字浩然。設中西醫院於上海。民國八九年時。又設中西函授學校。聞偽造日本醫校證書。以欺生徒。現為政府所懲辦云。余於汪洋醫學之內容。初未得詳。今從友人處。得觀其「中西解剖學講義」，「中西病理學講義」，「中西兒科學講義」三種。始知其於中西醫學。僅略識皮毛。而於中醫學說。尤屬膚淺。所列中西學說。各自分裂。劃如鴻溝。毫無貫通之研究。真所謂「何必多此一舉」。

目前中國人之研究醫學者。皆以貫通中西為第一義。其必不可通而甚至相反者。當核諸科學。證諸實驗。去其非而從其是。

醫不可依通劑可也。就吾之經驗上考察。解剖生理。當從西醫。治法用藥。當從中醫。而病理診斷。則可通處甚多。互相發明處亦不少。所謂「合則兩美」此之謂也。惜乎汪洋。有中西貫通之名。而無中西貫通之實。是盡所謂「沽名盜譽」。『欺人自利』者也。反惹反對者之口實。於中西貫通史上。留一汗痕。可憐可惱。

評余雲岫西醫的「溫熱發揮」

王宇高

(余氏原文一)清代名醫。多致力溫熱。自古吳素天士創用薄劑爲治。學者起而宗之。會稽章氏虛谷。首先表章。盛稱其「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十二字。爲千古以來之大發明。可爲後學指南。而補仲景之缺。余反覆玩讀。覺此十二字者。祇可爲風濕提綱。不能概括一切溫熱。請略論之。

(宇高評一)凡學術發明之進步。當然有一步進一步之歷程。葉氏於溫。確是發明家。確是較仲景更進一步。余氏不可以二十世紀之眼光。嘲笑十八世紀之人物。然吾中醫。於「可爲後學指南」六字。往往誤解。以爲後人止能讀熟葉氏之文。照樣畫葫蘆。如法泡製式的診治足矣。不知「指南」云者。不過指示方向之一針耳。煞費精神。研究進行。在我固大有工夫存也。嗚呼。拘守定章。不知變化。豈止吾中醫治療溫病之大阻力哉。(余氏原文二)溫熱病。據清醫之研究。可分爲二大類。一曰伏氣溫熱。一曰外感溫熱。何謂伏氣溫熱。即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溫也」。即熱論所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

至日爲病溫」之溫也。即仲景所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之溫也。皆以爲是傷寒之變相。蓋謂冬傷於寒。即時發病者。謂之傷寒。其不即發病者。邪伏體內。至春而發者。謂之溫病。至夏而發者。謂之熱病。以其伏而後發。故謂之伏氣。要而言之。冬月寒邪傷人。即發於冬者曰傷寒。伏而發於春者曰溫病。久伏而發於夏者曰熱病。不問其原因同一與否。但以時節而異其名。已屬詭異而不合於理。其伏氣發病之說。又復荒謬不經。俟後論之。

(宇高評二)溫病熱病。皆歸傷寒者。不過一種系統之歸納法。猶之消化系統呼吸系統也。至於春夏秋冬。及先夏至後夏至等。亦係假定之詞。古書記筆尙簡。甚不易讀。切忌以詞害意。希余氏詳之。

(余氏原文三)何謂外感溫熱。蓋以爲寒熱溫涼。四時之氣不同。冬有即時發病之傷寒。則春必有即時發病之傷溫。夏必有即時發病之傷暑也。其春時傷人之溫氣。謂之溫邪。夏時傷人之暑氣。謂之熱毒。感而即病。故曰外感。伏氣之溫熱。其本皆在冬傷於寒。故雖寒已成溫。寒已化熱。不過傷寒之變相。可從傷寒治法治之。若外感之溫熱。則其所感之氣。已是溫邪熱毒。與寒無關。與傷寒伏氣之溫熱。病情大異。治法亦迥不相同。故葉氏創爲溫邪犯肺傳心之論。而以淡薄之劑治之。此即葉氏之異乎仲景。而爲千古之大發明家也。蓋以六氣爲真能致病也。謬執甚焉。

(宇高評三)溫邪之邪字。熱毒之毒字。何異乎細菌之菌哉。六氣之所以爲病。亦菌之爲害也。古人無顯微鏡。而能提出邪字

毒字。使余氏在彼時。設身處地。其能超出此乎。

(余氏原文四) 傷寒溫熱之爭久矣。世謂仲景所論。但是傷寒。至劉河間始知溫熱。此論蓋本諸王安道洄溯集。喻嘉言亦謂仲景詳於治寒。略於治溫。秦皇士遂謂仲景所治。為冬月北方之病。於是乎南人無傷寒之說。遂成普通醫人之口頭禪矣。故楊柴山傷寒瘟疫條辨。切戒人不可用傷寒方治溫病。時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而葉氏溫熱論亦出於此時。蓋當時世醫。皆以為仲景方不能治溫病。或以為南方無傷寒。故人人鈞心鬥角。立法迥異。而葉氏流派最甚。何哉。其名高。其徒衆。其法穩妥故也。夫淡薄之劑。無功無過。病愈則可以貪天之功。病劇則無可加罪。顧亭林之所謂不殺人亦不活人之庸醫。荀子所謂括囊無咎無譽之腐儒也。

(宇高評四) 鈞心鬥角。正是力求進步。而乃加以「立法迥異」之罪。得毋太刻薄苛酷乎。淡薄之劑。謂無功過。豈深明化學如余氏者所出於口哉。乳糖較輕於灰分。脂肪較薄於乳糖。淡氣較淡於脂肪。淡薄輕清豈毫無功過哉。余氏得毋未嘗細思乎。

(余氏原文五) 要而言之。仲景之所謂傷寒。非一病也。其受病之源。決不止冬不藏精。冬傷於寒。特皆以傷寒二字括之耳。葉氏之溫熱。亦非一病也。特以溫熱二字括之耳。不但此也。吳又可之瘟疫。非一病也。特以瘟疫二字括之。郭右陶之癰脹。非一病也。特以癰脹二字括之耳。學者不知分別。欲執一說。以御萬變。是以頭緒紛紜。莫能理解也。嘗攷素問熱論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夫曰類。則非一病明矣。難經曰。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豈非傷寒為總括之名乎。

由今言之。所謂傷寒。所謂溫熱者。無他。今日之所謂急性之熱性病也。急性之熱性病。皆有細菌為之祟。皆有傳染之性質。今日之所知者。為數甚多。其病原菌各不相同。如肺炎有肺炎之菌。腸室扶斯有腸室扶斯之菌。流行性感胃有流行性感胃之菌。種類不同。病情亦異。巢窟有一定之處。變化有一定之型。非可混而一之也。我國物質文明。向無進化。無顯微鏡以資研究。不能知熱性傳染病之各有病原細菌。其智識中所有之物。不過自然界之變化而已。故遂妄意推測。以為疾病之原。皆由風寒暑濕燥火六氣而來。此皆幼稚時代之言論。無足深怪。要之豈能適用於今日科學昌明之世乎。

(宇高評五) 謂傷寒溫病。瘟疫癰脹。為包括提綱之言。吾亦嘗言之。所謂猶今之系統病也。古人之言類病者。亦不止一二人矣。至於古人無顯微鏡。不能照見桿狀球狀等等之菌。然心知有異。以六氣為六淫或六邪。確係推測合驗之成績。余氏以「妄意推測」之「妄」字非笑之。得毋失當乎。

(余氏原文六) 古人言六氣致病。皆指其偏勝而言。溫何為乎。風寒暑濕燥火之極。固足以影響人體。引起疾病。若夫不寒不熱。中正和平之溫。亦竟指之為邪。變六氣而為七氣。真不通之極矣。要知各種病原菌之發育。隨氣候而不同。各病原傳染之工具。亦應時節而產生。故冬春多感冒肺炎。而夏秋多瘧痢霍亂。非溫邪熱毒之謂也。吳又可曰。「二氣升降之極。為陰陽離。離則亢。亢氣致病。亢氣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將升不升。將降不降。為陰陽合。合則氣和。氣和而不致病。和氣者。即春之溫。

暖。秋之清涼也。又曰。若夏涼冬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病者。」卓哉吳氏。醫鑑於岐黃。二千年來。誰敢發此論乎。故外感溫病。斷無此理。

(字高評六)以溫病之溫。為溫和之溫。此余氏不知中國字學之源也。溫通於瘟。古無瘟字。以溫代之。內經用之。後人因之。數千年來。犯余氏同樣拘泥之病者。亦甚多矣。吳又可即為曉喻此輩而言也。余氏反因以斷無外感溫病。溫同瘟。瘟易傳染。當然有菌。菌非人身所自產。染之於外。謂之外感。豈云不當。

(余氏原文七)各種熱性傳染病。自傳染以至發病。必須經過一定之時日。非隨感而隨發也。此謂之潛伏期。古人伏氣之說。勉強附會之。其即傳染病之潛伏期乎。傳染病之所以有潛伏期者。非伏而不發之謂。乃侵入之初。病菌無多。不能為害。迨寄居人身。蕃殖醜類。至一定程度。其徒始衆。其毒始厚。人身始受其影響而發病耳。而諸菌之繁殖。毒質之產生。各不相同。故各病之潛伏期。長短不一。然皆有一定範圍。茲舉今日之所知。列表於后。腸壁扶斯……一至二星期。白喉……二至五日。赤痢……二至七日。霍亂……二至五日。腥紅熱……二至七日。鼠疫……二至十日。發疹傷寒……四至十四日。痘瘡……十至十三日。瘡疹……八至十四日。風疹……十六至二十日。水痘……十四至二十一日。百日咳……三至五日。流行性腦脊膜炎……二至四日。耳下腺炎……八至二十二日。狂犬病……十五至六十日。小兒麻痺……一至十日。再歸熱……五至七日。馬鼻疽……三至五日。脾

脫疽……二至三日。就上表觀之。潛伏期最長者。為狂犬病之六十日。次則耳下腺炎水痘風疹。其餘則最長者。不過兩星期。實有病邪入人身體內。相安無事。冬月受病。至春夏而始發之理哉。此種謬說。不必至今日而始知其妄。吳又可陳祖恭輩亦已駁之。吳氏之言曰。『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脈。無非營衛氣血。週布一身。而榮養百骸。是以天真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麻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顛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營衛。勢不兩立。一有所干。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斃。上文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至春變而溫病。至夏變為暑病。然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即感冒一證。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尚爾頭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即為病。不能容隱。今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伏藏過時而發者耶。』陳氏之言曰。『內經又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注家咸謂冬令閉藏。寒邪伏於腎中。病不即發。至春陽氣大泄。內伏之寒邪。隨升令而外達。天來錢氏已大非其說矣。謂冬傷於寒者。乃冬傷寒水之藏。即冬不藏精之互詞。何得誤解。夫寒邪凜烈。中人即病。非比暑濕之邪。能伏處身中。故內經曰。風寒之中人也。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况腎為生命之根。所關至大。安有寒邪內入。相安無事。直待春時始發之理。錢氏此說。獨開生面。先得我心。』由此兩說觀之。錢陳之說。尙屬幼稚。吳說則獨有精理。不可滅也。要皆能知伏氣溫熱之絕無其事。誠為卓識。而王孟英輩溫熱經緯。舉陳說之攻擊伏氣者。節而去之。真無目者也。學者覽此

。可以知伏氣溫熱之病。爲必無之事矣。

(宇高評七)伏氣之必無其事。吾友吳涵秋徐炳南。早已著文以說明矣(見前幾期本刊)。內經記筆簡樸。古書錯誤。當是不可免之事。前輩注家。尊經太過。往往曲解。亦是屢見之事。此等誤點。吳又可輩早已知之於前。吾輩新中醫界中。亦無一不明澈無遺。余氏以西說徵伏氣爲非。自鳴卓識。其亦太不明瞭今之新中醫界矣。哈哈。

(余氏原文八)溫之爲病。既非伏氣之寒邪。又非外感之溫邪。果何因而至乎。曰。溫之一字。包涵甚廣。病非一證。因非一種。其中所謂風溫。乃呼吸器之急熱性病也。卽急性傳染病也。余言至此。舊醫諸君。必尙有一極大疑問。謂傷寒溫熱。古人不以爲疫。不以爲傳染病。今乃斷之爲傳染病。謂因各種細菌而發。此中界限。得毋混淆。蓋仲景傷寒例。明言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於是疑余說之不確。請辨之曰。伏氣溫熱。必無是事。前已言之。則仲景謂春夏溫熱。由冬時觸寒所致。此必別有原因。吳又可謂之戾氣。此實卓見。蓋心知非尋常六氣可以說明。而當時又無顯微鏡及細菌事實以資考鏡。不得已乃謂之戾氣也。凡熱性之病。多由細菌作祟。皆傳染病之類。余懸壺滬上。十有餘年。凡遇舊醫才案定爲溫邪者。取其血驗之。多是腸室扶斯。不但此也。肺炎流行性感胃等病。舊醫方案皆指爲溫。然皆有菌。皆能傳染。彼此互證。可以實驗而知。安得謂溫非熱性傳染病乎。且仲景自序。亦謂宗族素多。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此豈非長幼

之病。多相似者耶。是故仲景之所謂傷寒。傳染病也。後賢之所謂溫熱。亦傳染病也。非細菌之毒爲之祟。安得有發熱久而且甚。如諸書之所記者乎。如此則寒溫之辨。伏氣外感之爭。皆可以息矣。

(宇高評八)傷寒例爲王叔和所偽造。昔人辨其不信者多矣。傷寒溫熱之爲毒氣相傳染。毒氣卽菌也。中醫界中。早自知之。余氏以爲必有疑問。其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昔魯子敬曰。士別三日。當括目相看。余氏尙以十八世紀以上之眼光。看我中醫。謂之曰舊醫。用一舊字。欲以壓倒一切。抹殺一切。其識見不及魯肅遠矣。吾輩聞之。亦只有付之一笑而已。

(余氏原文九)知溫之皆爲熱性傳染病。非傷寒伏氣。非溫邪外感。而後余說可得而進矣。余謂風溫卽今呼吸器傳染病。前已言之。呼吸器之急熱性病。種類甚多。其最要而繁多者。不外支氣管發炎毛細氣管肺炎及真性肺炎二者。普通之傷風咳嗽。乃支氣管發炎也。其不愈加重。壯熱氣喘者。毛細氣管肺炎也。老人小兒之傷風。往往陷入此證。頗呈險象。甚者爪青神昏。近數年來所見之流行性感胃。亦最易變成毛細氣管肺炎。歐戰將終之歲。流行各國。死者極多。稱爲西班牙感冒者。其死因皆由支氣管發炎毛細管肺炎所致。故老人小兒之感冒。不可輕視也。葉氏溫熱論雖以溫邪犯肺傳心十二字冠於篇首。而其中所論非專指風溫。其臨證指南小兒科之風溫。亦言「肺位最高。邪必先傷。失治則入手厥陰心包絡。」病之輕者。但身熱咳嗽。卽支氣管發炎也。重則

癆瘵。鼻擗胸挺。即毛細氣管肺炎也。至陡起驚癇。則重極矣。乃痰壅之極。心臟衰弱。血中炭酸。不能外達。呈中毒之象。即葉氏所謂逆傳心包。血分亦傷者也。陳祖恭叙風溫證象。最為詳悉（見溫熱經緯卷四）。學者取而觀之。以與新醫書中之支氣管炎及毛細氣管肺炎對照。可以知其為同病矣。

（宇高評九）余氏此解極是。吾今日之新中醫界。固亦知之熟矣。然不信者。固尚有人。余氏明解如此。吾未嘗不感其確有裨於吾中醫也。願余氏對於中醫各書。一一加以評解為幸。

（余氏原文十）流行性感冒。證候雜多。能為支氣管炎。能為肺炎。又能為神經系統胃腸系統之病。凡風溫之證候。多能容納。故風溫之原因。此其大宗也。

（宇高評十）此極確鑿。願吾同業之猶豫者。其速覺悟。余氏原文十一）陳氏風溫中之大頭瘟。此別是一證。不得雜在風溫病內。

（宇高評十一）陳氏此條。頭目脹大。而發泡瘡。非尋常風溫之必有證也。余氏謂為別是一證。吾信之。 （未完）

論今年濕熱之原理

洪醉樵

濕熱一症。乃歷年夏秋之常病。先人治法甚詳。醫家之閱歷亦甚深。更何原理之論乎。然余所論者論其變耳。今年乃寒水司天。濕土在泉之歲。當三氣四氣之交。適值炎夏之令。無如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濕化迺布。自仲夏陰雨連綿。直至仲秋方已。又遇寒政大舉。無陽熱之氣以薰蒸發洩之。其濕熱之

深重。曠是故歟。其發也。先惡寒而發熱不休者。熱雖重而症尚輕。如治之合法。不數日而熱退即痊。其重者惡寒發熱。恰似瘧症。寒熱俱重。治愈之後。越數日而復發。其脈象先沈細而漸形滑數。其舌苔先淡薄而漸形厚膩。其邪層出不窮。非一發而即散。一清而即退。蓋緣其受邪深重。非一朝一夕故也。調治之法。總不離乎滲濕清熱之旨。如參溫熱以散寒。寒未散而熱轉熾。參香燥以化濕。濕未化而燥反盛。何則。其畏寒之重。非寒也。由乎伏熱之深。濕邪外阻而不能達。待戰慄而方出耳。故畏寒重者發熱亦重。論標本。是熱為本。寒為標。論方藥。則寒為正治。熱為反佐。宛然假瘧。實今年濕熱至重之症也。今以濕熱二字分晰言之。夫濕邪始終在脾。熱有屬脾屬胃之分。脾為濕土。胃為燥土。故脾與胃以膜相連。濕重者熱未傳胃。至熱重而濕轉化燥。其熱邪必轉胃府矣。故濕熱一症。往往見服石膏而致泄瀉者。此濕尚重而熱在脾也。使熱入陽明。便必燥結。石膏又為必要之品。以清陽明燥熱之專藥故也。如濕重而熱輕。必主滲利而兼清熱。久而濕化。必主清熱而忌滲利。此常法也。今年濕化過度。常見伏熱深重而濕尚未化。倘藥不入扣。燥濕而伏熱內熾。清熱而濕邪凝滯。以鄰見論之。清熱貴乎透達。化濕主乎淡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質之高明。以為然歟否歟。

論全體生理

上海時逸人

人體之實。一天然之機器也。在外有皮膚統系肌肉統系筋骨統系及五官器之分。在內有神筋系。及呼吸系。循環器。消化器

，泌尿器，生殖器等陳代謝之別。但共其一體之內。決不各自爲用。譬夫空際大氣之出入。必互相因也。譬夫機器運動之環轉。必交相用也。人爲萬物之靈。有知覺運動之能。有思慮技巧之巧。奈之何無統一之主統。便能一氣貫通。而周流活潑耶。此啟人所以不辭杜撰喋喋然而有全體生理之論也。汪氏曰。萬事皆起於心。五臟六腑皆繫於心。心者君主之官。在天以日爲主。在人以心爲主。故曰心者乃人體生理之主宰。曰非也。心之功用。據解剖學者言。即循環器中射注血液者也。爲一團赤肉。決非全體之主宰。西人曰。是胸筋主之也。大腦主知覺。小腦主運動。腦橋主運血。延髓主呼吸。行於顏面之十二對腦筋。俾五官器各司其用。行於脊髓之三十一對腦筋。使全體得以靈明。腦筋雖無所不包。猶機器之總軸而已。必有主乎腦者。而腦之功用始著。不觀夫地球乎。得大氣以包舉之。乃能隨於空虛。而生化萬物。不觀乎機器乎。得蒸氣以鼓動之。乃能運動不息。是惟無形能統有形。亦惟無形能生有形。無形者氣化是也。故嘉言氏曰。天積氣耳。地積形耳。人氣以成形耳。故氣聚則形存。氣散則形亡。氣之關於形也，豈不巨哉。然而人身之中。有衛氣，有營氣，有經絡之氣，有呼吸之氣，有臟腑之氣。氣質各有區分。其所以統攝營衛經絡呼吸臟腑，而令充周無間環流不息，通天節節皆靈者。全賴胸中大氣，爲之主持。此以大氣爲全體生理之一證也。洞溪氏曰。人之生死。視元氣以爲衡。夫所謂元者。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陰陽開闔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

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是以元氣爲全體生理之又一證也。修養家謂爲祖氣。即天地生生之氣。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又曰。服天氣而通神明。凡若此者。皆以無形之氣。爲全體生理之主宰，而無可疑慮者也。且徵之於氣機一衰。則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氣立孤微，及涕唾津液汗血液。七般靈物。皆成死質。味者尙取血肉有情。爲煉石補天之具。不知全體生理之主氣既若存而若亡。則此塊然者亦成朽物。何反恃血肉朽物。欲其却病延年。不亦惑乎。是故治形必先治氣。氣乃形之主宰。治氣必先治神。神實氣之本源。先天之植此形者惟氣。後天之率此氣者惟神。神維何。即靈性是也。故曰研究生理。宜存哲學之觀念焉。

反隅小記

周岐隱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吾人求學。不敢妄冀舉一而反三。即舉三隅而反其一。恐亦非易易耳。余治仲景書及十五六載。而勉強可以反隅者。僅如左列了了數節而已。反隅小記之作。非敢自矜所得。正以自暴其陋也。淹博君子。苟以爲可教而啓迪之。俾得更進寸進。則益我多矣。傷寒中有極有用之方。而序病狀都非常簡略者。一爲麻杏石甘湯。二爲黃芩湯。三爲附子瀉心湯。四爲四逆散。其實此四方應用處甚多。治傷寒者。不可不悉心體會仲景引而不發之旨。理中一方。變法甚多。加減法外。尙有加茯苓則爲金匱人參湯。治胸痺。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去人參

加茯苓爲金匱腎著湯。治腎著病。身重。腰中冷痛。如帶五千錢。一味之增減。而主治之區別如此。蓋不必有後賢治中（理中加青皮陳皮）和中（理中加陳皮木瓜）連理（理中加黃連茯苓）諸法。而仲景之用理中。已自神其變矣。

結胸一症。近時似不多見。不開時賢中有用大陷胸湯丸者。豈遇之而不能識耶。

治虛脹以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爲神劑（旋覆代赭湯亦妙）。治氣脹以大柴胡湯爲神劑（四逆散亦甚妙）。治寒脹以桂枝去芍藥加麻黃附子細辛湯爲神劑（輕者柴胡桂枝湯亦妙）。治水脹以枳朮丸爲神劑（輕者五苓散亦妙）。能將古方運用得當。則治脹滿之法思過半矣。近人一遇脹滿。輒投攻伐。其實實邪之聚。正由於元氣之虛。虛虛之戒。醫家亦不可不審也。

霍亂吐瀉後。往往有遍身疼痛之候。用藥輕重失宜。輒致變成壞病。其實此乃桂枝症也。傷寒論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余年來試用。輒能有效。惟陰液過於耗竭者。尙宜斟酌耳。

發汗後臍下悸之症。余不多見。想近人對於發汗。不輒如前人之動用大劑也。余嘗治一人。因大吐後臍下動躍。衝氣上逆不已。余宗仲景發汗後臍下悸欲作奔豚與苓桂甘棗湯之意。而以苓桂甘棗湯加半夏投之。竟亦應手而愈。

麻黃湯爲發汗猛劑。而時醫竟有遇麻黃症而不能識者。有客商陳某。全身震戰。縮瑟惡風。腰背如折。骨節皆疼。氣喘胸滿。舌白薄而脈浮數。易醫數人。皆不能中病。余斷其確爲麻黃症。

以大劑麻黃湯投之。一劑而解。

余爲一人治脅下板痛拒按。便結溺澀。得食作脹作嘔。嘔甚則心系亦急痛。連更數方。卒不見效。後病人謂余曰。有醫生謂可進小柴胡湯。究可用否。余豁然領悟。即以小柴胡湯進之。翌日而病去其半。可知古方運用得法。其神妙誠不可思議。附記於此。以識吾所學之陋也。

有人表邪已解。惟覺胸皖氣悶。懨懨嗜臥。日夜沈睡。殺氣歷四五日不動。余以小柴胡湯進之。連服五劑。諸病皆失。

霍亂一症。多有類性。余每見上嘔下泄。心下痞滿急痛。手足時溫時寒。鬱悶煩擾者。投以大柴胡湯。吐瀉不止。口大渴。小便不利者。投以古方五苓散（不用煎劑）。嘔物酸臭。腹中雷鳴大泄者。投生薑瀉心湯。輒有奇效。此皆傷寒之變症。非真霍亂也。若以治霍亂之方治之。則相去殊遠矣。

仲景補陽之方。一爲桂枝湯。二爲建中湯。三爲附子湯。四爲理中湯。五爲當歸生薑羊肉湯。補陰之劑。一爲復脈湯。二爲黃連阿膠雞子黃湯。三爲麥門冬湯。四爲膠艾湯。五爲甘麥大棗湯。陰陽並補者。一爲新加湯。二爲小柴胡湯。三爲芍藥甘草附子湯。以上數方。若能得法。四君子，四物，八珍，歸脾，人參養榮，補中益氣諸方。即略而不記。亦未爲不可。

梔鼓湯之用。廣於王孟英。旋覆代赭之用。神於喻嘉言。桃仁承氣之功。廣於柯韻伯。三瀉心湯之效。著於陳修園。葛根本連，麻杏石甘，梔鼓黃芩數方之借治溫病。詳於陸九芝。旋覆花湯之借治痰結。始於葉天士。借治血症。著於曹仁伯（曹仁伯療

熱湯即旋覆花加葶藶杷葉近人治欬血多宗其法。四逆散之泛應曲當。神於吾甬之名醫范文甫先生。皆有功於仲景者也。

石膏與附子並用者。越婢湯加附子是也。黃連乾姜並用者六方。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三瀉心湯。黃連湯。烏梅丸是也。記得十數年前。余為人書一生姜瀉心湯。大受鄉間醫生指摘。以為川連不能與乾姜並用。病家亦信以為然。竟棄余方而不服。而不知實本於古法也。

久痢不止有二妙方。確有實結者。進大承氣。苦寒以蕩滌之。審屬虛脫者。服烏梅丸。苦酸辛溫以斂澀之。

余在海上時。有人病休息血痢。歷三年之久。滯下室痛。血下如豚肝。投消投補。輒不應。投以寒涼之品則轉劇。吾師張辛聖先生。以桃仁承氣湯去桂枝易肉桂投之。一劑而下黑糞如彈丸者十餘枚。與血脈夾雜而下。翌日體不能興。而宿疾如失矣。

有人頭痛腹痛。寒熱往來。惡風振寒。上嘔吐而下清洩。余決其太陰與少陽合病而作嘔利也。投為黃芩加半夏湯。一劑即效。此實仲景成法。不足奇也。

格陽一症。最難審認。吾師在海上時。曾治一人。大熱大渴。大汗大喘。面赤色。脈數舌黑。身欲踣臥於泥溼地上。吾師用大劑通脈四逆湯。某名醫主用大劑白虎湯。病家不能決。吾師負氣而與某辨曰。汝知其脈數而虛。舌黑而潤。渴而不喜冷飲乎。立命煎通脈四逆湯。督而灌之。下咽一炊頃。病者即覺涼和。尋乃呼呼入睡。及醒而諸恙脫然矣。

金匱甘遂半夏湯。甘遂與甘草並用。此方不可輕試。必須另

覓妥方代之。

陸定圃之雋語

莊雲廬

清咸豐時。桐鄉陸以潛。字定圃。著有再續名醫類案。冷虛雜識。冷虛醫話等三書。今讀冷虛醫話五卷畢。雖由摭拾聞見。殊多中藥之談。且擇其確有經驗者。選誌如后。

(一) 藜輔宜。夏日自外歸。一厥不起。氣息奄奄。口目皆閉。六脈俱沈。馮在田以為中暑。灌以六一散。漸蘇。符醫又投以解暑之劑。病即霍然。

(二) 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

(三) 余見風溫濕溫等症。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入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斃。當此急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漸滌中宮。猶可挽回於萬一。使認為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四) 凡從高墜下面暈絕者。慎勿移動。俟其血氣復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張皇扶掖以擾亂之。百無一生。不特此為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

(五) 余目擊患寒熱者。用人參黃耆。痰塞而殞。老年足痿者。用附子熟地羌活細辛等。失血而亡。

(六) 余見在子黃患身熱汗出桂枝湯證。服石膏。即府冷泄瀉神昏。三日遽卒。吳孚軒患中暑。惡寒發熱。飲薑二盞。遂至不救。

(七) 清暑益氣湯。最不可輕用。况因傷暑而脈虛。外見汗多口渴

等症。則尤不當用也。

(八)潮州胡氏子患水腫。以黑魚一尾。入綠鑿於魚腹。燒灰服之。服後腹大痛遽死。

(九)用藥最忌夾雜。舟子病溫。壯熱無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頭痛。脈數。右甚於左。杭醫定方。用連翹瓜蒌皮牛蒡子冬桑葉苦杏仁黑山梔象貝竹葉蘆根。藥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殼二味。服一劑病不減。胸口悶熱轉甚。余爲去羚羊。加豆豉薄荷。服一劑汗出遍體。即身涼能食。復去豉蒡。加花粉。二劑全愈。

(十)實陽用小青龍湯。張鐵蒞之治驗。

(十一)洪棗園治白虎症。用白虎湯減後。用鮮石斛黃連生甘草金銀花瓜蒌實繼之。治春溫喉爛。惡寒發熱。用黃芩湯加連翹杏仁。此真善用古方者。

(十二)嫡兄星槎。治幼兒夏瀉。因多服清暑利溼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倦息微者。診爲寒藥傷脾。陽虛欲脫。用附子理中湯。數劑全愈。

(十三)錢塘呂樑村治患傷寒病革。衆議清心丸。呂曰。邪在腑。上蒙心包。開之是揖盜也。宜急下存陰。投以犀連承氣湯。一服病愈。又病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呂曰。此結胸也。與小陷胸湯。立效。

(十四)青浦何書田。治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者。斷爲邪食交結。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澆飯。就柳陰下臥也。以大黃枳實下之而愈。

(十五)表兄周乙葵。背治兩臂舉不能舉。面色黯淡。脈沉緩。合服

活絡丹。數服即愈。後以治手臂足腿攣腫之屬寒濕者皆效。
(十六)烏程鈕松泉。治一高年患痢。用芍藥湯。轉益困篤。身熱不食。脈左弦數。右數而弱。舌苔中黑。腹瘕喜按。知病前曾多食蟹。專主熱藥。用姜附朮芍芍桂砂陳吳萸甘姜。一劑痢稀熱減。去萸陳。加丁香木香。二劑痢止。改用補中益氣加姜桂。全愈。

(十七)吳河陳夢琴。治徐氏子。年二十四。四肢不舉。昏昏欲寐。食後益甚。陳曰。是見肘後。名穀勞。由飽食即臥而得。以川椒干姜焙麥芽爲丸。服之遂瘳。又治咽痛氣急。勺水不下。切其脈細微。手足清而便滑。曰虛寒喉痺也。用理中湯而愈。

(十八)孔行舟曰。噤口痢半因誤藥而成。醫者治痢。輒用葛根。濕熱提入陽明。遂至噤逆不食。變成險症。急投以黃連干姜。庶克有濟。

(十九)趙芸閣治患淋。小便澀痛異常。服五苓八正益劇。斷爲敗精塞隧。用虎杖散加兩頭尖非根而愈。又治膝以下腫。醫用五苓益甚。以其腫處甚冷。而面色皸白。令服金匱腎氣丸而愈。

(二十)沈吟梅治一婦。年二十八。因喪夫而得顛疾。時發笑聲。用六味丸湯。加犀角。二劑即痊。

(二十一)郵醫周公望。治三十年不愈之瀉。用滾痰丸。三服頓除。又治夢遺幾死。百補不愈。以滾痰丸行之即愈。

(二十二) 如皋顧小淵。治婦女解鬱調經。以合歡皮煎湯代水。

(二十三) 吳縣薛瘦吟曰。溫熱初起。只須葱豉合涼膈散。令其微汗而解。暑瘧多燥。重者人參白虎或竹葉石膏加厚朴。輕者杏薤蘆滑米仁絲瓜葉之屬。濕熱多寒。宜蒼桂朮姜。或消暑九。

(二十四) 余戚李婦患噎症待斃。余用醫學心悟之啓膈散。四劑而能納食。去鬱金加萆瓜。復四劑而愈。

(二十五) 秀水錢彥臚治仲冬病寒。斷為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

(二十六) 嘉興俞東扶載葉案。多臨證指南所未載。治一姬。常使血。用五令建中轉甚。用四物加柳榆查麩亦無效。葉以生厚朴生茅朮陳皮炙草鷄內金砂仁虎丁香柄丸服全愈。又以活童子久痢亦愈。此方載徐春圃醫統。名醉鄉玉屑。治小兒瓜果痢久不愈者也。余嘗以此方加車前澤瀉。治食傷水瀉。亦多效。

(二十七) 大興劉繼莊載吳人治婦人患小腹中痛。氣上冲不能臥。斷為經行不謹。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

(二十八) 一婦人病頭風。數年矣。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用酥編版二錢。麻黃薑本各一錢。甘草五分。煎用何首烏米仁牛膝而愈。

(二十九) 陸麗京曰。夏日尋常湯飲。須用烏梅沙糖湯。尋常水飲。須用梅漿水。章杏雲曰。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飲糖

米湯代茶。

(三十) 中熱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

(三十一) 山陰田雪帆。治霍亂。用雷歸四逆加吳萸生薑湯。嘔加姜半夏淡干姜。口渴恣飲加姜汁炒川連。腹痛及轉筋加酒炒木瓜。肢冷加附子。輕者二三劑。重者日進二三劑。百治百效。

(三十二) 許辛木云。治吊脚痧。莫妙於來復丹。姜汁送下。

(三十三) 大人小兒感症。神昏譫語。用犀角羚羊角連翹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生甘草。送至寶丹。往往獲效。

(三十四) 余治瘧來痞悶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苓橘半。一飲而瘳。沈詒亭之山查檳榔枳殼甜茶。藜蘆之體及初起者之截瘧方也。朱竹垞之生首烏生黃耆佩蘭。膏梁之體及多發者之截瘧方也。

(三十五) 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小便少。脈數者。以黃連當歸甘草之河間黃連湯治之。皆效。

(三十六) 七味白朮散治小兒久瀉脾虛者最靈。四苓散治疴之由水氣流入膀胱者極驗。黃退菴治胃陰受戕。納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飲。緩緩服之。應驗如神。程杏軒治脅痛。用括囊紅花甘草。神效無比。

(三十七) 肝病專用疏洩。後必有害。余嘗用北沙參石斛歸鬚白芍木瓜甘草雲苓龜血炒柴胡橘紅等。或逍遙加參歸石斛木瓜。

(三十八) 震澤毛慎夫。用川連肉桂治不寐而屢效。醫學秘旨亦有治不寐而用半夏夏枯草者。亦神效。余嘗用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治吐血。亦屢驗。用黃芩治肌嘔。亦效。許辛木

用喻氏清燥救肺湯治鼻衄。以西洋參代人參。加生地。亦效驗奇方。許珊林用獨味黃芪治水腫氣喘。每服四兩。治驗多人云。

(三十九)汪蘊谷治腫脹體實者。甘桔湯加牛蒡丹皮當歸。一二劑可消。體虛者。甘桔湯加何首烏玉竹丹皮當歸。亦二三劑可愈。

(四十)益母草爲產婦要藥。陳青蒿滌暑最效。十大功勞治體癆最妙。明礬湯洗漆瘡。白木耳水煮淡食治腸紅。玫瑰花湯代茶治胃痛。糯米山藥沙糖胡椒治久瀉。亦皆屢效方也。

讀陸淵雷君的「肝病傳脾之研究」

王宇高

我國學術。勿論何種。皆被宋儒尙理想之風氣所敗。在彼以高談易理。廣證陰陽五行。爲形上之學。實則與事實相去千萬里矣。而吾醫學中此毒尤甚。是以余嘗謂中醫學術之墮落。始於劉守真李杲等四大家。張景岳薛立齋輩繼之。而喻嘉言徐忠可尤在涇徐靈胎陳修園等雖知其誤。而尊漢學以正之。然陰陽五行之遺毒。終未能完全脫離也。雖然。此時在歐洲亦無科學之發明。其東縛於理想之中。亦可原也。至今則爲科學昌明時代。吾邑張著卿先生嘗謂余曰。爾于今日。研究醫學。可以大過於古人。此無他。今日有應用之科學。古人則無之故也。此言確中肯綮。是以吾於醫學之研究方法。一方廣搜古人之實驗。一方深究西洋之科學。即今與莊雲虞吳涵秋童庭瑤徐炳南諸同志。共同撰編中醫新

刊。亦依此方式而行者也。同氣相求。同心相應。故於各省刊物之見有依此方式者。如張壽甫祝味菊時逸人沈仲圭湯士彥諸先生。則愛之敬之。心儀不已也。今於醫界春秋第二十八期內。得讀陸淵雷君的「肝病傳脾之研究」一文。不禁又令吾手舞足蹈。百讀不厭矣。

陸君評金匱此語。尤在涇所註「邪氣之客於人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之言。爲理想之極荒誕者。確切不誤。使尤君在今日聞之。亦必爽然自失。噫然自笑矣。

又引「美國哈佛大學生理學教授卡儂氏。費四年之實驗。證明痛楚恐懼忿怒時。皆因交感神經之刺激。消化爲之阻滯」之實證。以爲正可爲肝病傳脾之說。下一確鑿註解。是亦可謂有證據者也。

又推論古今人類之生活狀況。以申明其說。其言曰。「上古之人。渾渾噩噩。與鷲鳥猛獸相搏食。勝負之際。生死榮之。故恐懼忿怒。常所不免。恐懼則逃避。忿怒則鬪爭。無論忿怒鬪爭。皆須劇勞其筋肉。而人體一切器官。不能同時並用。筋肉劇勞。則內臟之作用。必須暫時停止。故當逃避鬪爭之際。消化作用。完全停止。惟心房須供給多量血液於筋肉。肺臟須爲筋肉加增吸養排炭作用。大腦須量度彼吾形勢以爲應付。故心腦之作用。與筋肉同時加劇。交感神經之分布與其作用。適合於逃避鬪爭時之需要。故當恐懼忿怒之時。交感神經傳出刺激。則腸胃停止其分泌蠕動。心臟加增其張縮。肺臟加增其呼吸。全身血壓增高

。動脈管或張或縮。務使血液由內臟輸送於肌肉及大腦。他若瞳孔放大。毛髮森立。鬚髯戟張。則又顯於外而張其威武者也。人體賴有此種本能。始得生存於洪荒世界。其後社會進化。人類無須與鳥獸搏食。則恐懼忿怒之刺激日少。然人欲漸多。生活程度漸高。有所求而不得。則憂愁鬱怒起焉。且人體之有交感神經也如故。憂愁鬱怒之足以刺激交感神經也如故。交感神經受刺激而行其職務也如故。憂愁鬱怒。固非逃避競爭所能解決。則無所用其肌肉。於是肌肉有餘力則經脈奮張。大腦有餘力則夜不能寐。心肺有餘力則心悸而喘。若是者古人謂之肝病。腸胃常日受制則消化不良。或乾嘔或便閉。或胃脘痛。若是者古人謂之肝傳脾云云。

又中內經之言。以證肝脾之所主。其言曰。『內經之法。以愉悅舒暢為肝德。以憂愁鬱怒為肝病。然則古醫書所謂肝。乃秦半指神經。愉悅則神經弛緩。憂怒則神經刺激也。太陰陽明論及厥論。皆言脾主為胃行其津液。然則古醫書所謂脾。乃指脾胃之吸收作用。然細譯古書。又多包括消化器官之全體而混稱脾。故肝傳脾者。乃謂憂愁鬱怒足以阻滯消化耳云云。』

細觀陸君所言。貫串中西。以古人之實驗。合於近世之科學。豈乎尙矣。然而核以吾所研究者。尙有毫髮之差。當今吾人初下中西貫通功夫之際。譬如困居危城。單槍匹馬。各尋出路。尙未突出重圍。第一要道。在於互相照應。各以辛苦艱難中所經歷者。以相告語。始於實際有裨。故吾不揣冒昧。就管見提出討論。吾不敢自以為是。諒陸君亦必不以吾為多嘴也。

肝病傳脾。欲明其關係之理。先須研究肝與脾之各個生理。陸君以神經歸肝。消化歸脾。憂愁忿怒歸交感神經。似仍不免蹈古人之籠統。且於生理學有背謬之處也。

哈氏生理學言肝之功用曰。『肝之功用。與體脂新陳代謝有關係。更與糖精新陳代謝及脂之新陳代謝有重要關係。又有成胆汁之功用』。又曰。『胆汁即肝所恆常生之泌。流入小腸上段。惟當食物恰至小腸上段之後。流入更多』。又曰。『肝生胆汁非腦經所司。而係生泌素之作用。因此素能刺激胰腺及肝』。

哈氏又論吸收食物曰。『小腸為吸收食物之要部。大腸之吸收力較小。胃之吸收力更小』。

又論腸動曰。『諸腦經割斷。腸仍能動。故腸腦經離。可謂自主』。

日本大阪市西淀川區大仁町四十番地日新治療社。於昭和三年九月二十日出版之日新治療第三十八號內。有上海東南醫科大學后長德所作『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之概論』一文。有曰。『神經系統中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動物性神經。一為植物性神經。動物性神經分佈於橫紋肌。司官能知覺等之隨意作用。植物性神經分佈於平滑肌。司理一種不隨意的特別作用。植物性神經廣佈於全身以營其植物性之機能。如身體之營養及生殖等。行使其平滑肌心肌及腺體等之神經作用。而與內分泌腺化學的連絡。尤有至切之關係。而與隨意機能及意識無關。動物性神經與植物性神經。在組織學上亦有若霄壤。本篇所述植物性神經。即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是也』。

就哈后兩氏所述觀之。則肝之所主。為助消化與新陳代謝而已。於憂愁忿怒無關也。即其助消化。亦自生胆汁而已。與腦神經亦無關也。交感神經為植物性為不隨意性。於消化系統之機能。固賴其主動。而與憂愁忿怒則風馬牛不相及也。此陸君所言。與吾所見聞之大相反處。

后氏謂交感神經與意識知覺無關。卡儂氏謂痛楚恐懼忿怒。皆因交感神經之刺激。二說相反。然證以吾之研究。常見痛楚者。除胃痛外。苟不發高熱。與胃納都無關係。而忿怒者氣平後。往往飢餓喜食。雖恐懼者多不思食。弄不消化之關係。乃腦神經之無暇及此也。故余亦非卡而是后。以交感神經與憂愁忿怒無關也。

至於內經所言情志。心樂肺悲肝怒腎恐脾思。神經分佈五臟。陸君一以歸於肝臟。是較古人更籠統矣。故吾於陸君所言。吃吃期期不敢贊同也。

然則吾對於肝病傳脾之見解如何。亦提出以請陸君之評判。肝主生胆汁以助消化。科學所告吾。而為吾所信者。消化系統有口咽食管胃腸胰胆數種。古人以脾為之主。脾即統言消化系統。不可以詞害意。陸君此言。吾亦云然。但證以古說。則經謂肝主風。風主動。黃坤載謂肝主木。木疏土。所謂動者。即肝生胆汁。與胆汁刺激胰臟及大腸之蠕動是也。所謂疏者。即肝所生之胆汁能消化食物是也。若肝胆病。勿論為肝萎縮及壞變。為肝炎。為肝硬變。為肝之寄生物。為胆石。皆於生胆汁助消化有礙。是吾於肝病傳脾之見解。如是而已。

吾國古書。所可寶貴者。在於如何之病狀。用如何之方藥。而往往效可操券。百試百驗。所謂經驗居醫學之最重要者而已。至於人體之組織生理。病理之解剖化學。則非吾古人所長。非果吾古人之知能不及也。實由於風俗心理與科學器械。有時間與空間之關係耳。是以吾人對於古人所言生理病理之不合者。即起訂正。切忌阿庇。非輕古人也。補古人之不及。正吾人之責任耳。質之陸君。以為然否。

心理衛生漫談

董庭瑤

內經曰：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傷肺，恐傷腎，憂傷肺，驚傷心。此七情之所以傷人也。然七情之由來。實出於心理之感觸。故吾人須於衣食住行深求衛生外。更須研究心理衛生。凡人之心靈身體。皆須活動。皆須休息。惟心靈之活動。在乎適宜。而不拘於久暫多寡也。所以求真健康者。務求心理上之健康。心理健康維何。約而言之。鎮靜而已。蓋能鎮靜者。康健自在其中。而心靈身體。兩種健康。皆有交互之影響焉。

今人遇事每不知足。多因身體隱有疾病之故。而悲憤，憂戚，嬌慣，思慮，種種情感。每足為身心之患。凡此雖似由身外之境遇而來。實則起於身心之內也。惟不易於自覺耳。身心不舒。遇事輒不滿意。常人不察。以為某事某人使我至於如此也。於是更而換之。則後來者仍不如意。雖數十更。亦卒未有愜意者。此以見不滿意之故。非因境遇。必由於其人身心有疾。而然無疑。會參曰：「吾日三省吾心」。此無非求心靈之安慰。間接為心

理衛生之一道也。西洋哲學家艾辟題特氏。嘗謂人欲成高等哲學家。非體質健全不可。艾摩生亦謂精神發達。與身體健康為正比例。且云。吾得一日健康。雖南面王不與易。

心理作用。於身體健康。確有莫大之關係。如羞愧則面赤。憂懼則色變。驚悚則心蕩。悲哀則淚下。長嘆則氣促。大駭則暈。過慮則廢眠食。凡受此一切意外之變時。若用電光驗視。其腸胃間之蠕動。立即停止。此皆身心相關之顯著者也。所以不講衛生。固屬不可。然若以注重衛生之故。時存畏懼。若或恐疾病之侵凌者。則又非也。常有人飲食起居。防範太過。一舉一動。惟恐有背於衛生。尋常食物。或慮其傷腸胃。偶而失眠。又以為耗精血。此等人謂之怕病者。致不能鎮攝。事事倉皇。則雖處處衛生。亦不能得完全之利益。偶有微恙。便廢寢忘餐。憂思不已。是尚不如彼夫不知衛生之理者。為能安眠飽食也。

邇來有所謂精神療法者。彼輩治病。不藉醫藥。除精神醫療一端外。所有衛生之理。彼輩多非笑之。此種療法。效驗不外兩端。曰偽病真愈。真病偽愈而已。偽病真愈者。其人本無病。所以惑而不舒者。皆由疑懼而來。如是則疑懼消。而病若失矣。此有利而無害者也。真病偽愈則不然。其人實已有病。乃給之曰。愈矣。其人亦自為愈矣。其實偽也。久而不醫。其病益重。不至危及性命不止。害孰甚焉。是則未免失之太過也。

精神療病。本為個人所不可少者。惟須用得其道耳。欲得各種衛生之益。則萬不可憂慮太過。即偶有不舒。更不必視為不治之症。自相驚擾。平時飲食起居。操作沐浴。皆須自訂規則。按

時實踐。迨有進步。尤忌作較無常。致令前功盡棄也。

隱憂微慮。若往來心中。揮之不去。較之大驚震怒。與夫一切強有力之感觸。尤能消耗精神。譬如自來水管。時啓時閉。久之則所耗甚多。蓋涓滴不絕。較之數日一汲為更鉅也。故吾人處於憂慮蟄集時。鎮其心隨意以停止之。使厚蓄其腦力。而用於正當之途。則於此道斯得之矣。

總之。求心理衛生者。當有治心之道。於每日之間。常用數分鐘。故將最有趣味之思想。轉移於他種事物之上。或閉目危坐。心無所思。如佛家之所謂「寂滅」者。以為轉移心理之練習。雖初試甚難。行之既久。則覺其易。而治心之功亦純。凡思潮來往於腦海中者。可以隨意起滅。即有煩腦。一念即平。如息電燈。而高臥於帷幕之內。如泊巨艦。而安眠於風浪之中。一若苦難臨頭。為其所不能不受者。則莫若毅然而順受之。否則置之度外。而毋以人生所不堪。如是則苦難雖重。亦必減輕過半矣。至若一意孤行。不留餘地。雖有困難。吾不懼也。此大丈夫之所為。尋常人何能語此。若欲必然。是殆未知心理衛生之妙者。

代郵

魏文耀兄鑒。示悉。尊稿佳。當逐期刊。弗念。所謂浙省中醫協會月刊。內容頗美。地址在杭州織造馬弄十號。兄可往定。併聞。弟王宇高復
時逸人沈仲圭陳益浦陳宗炎陳枕珊李雲孫吳涵秋諸先生均鑒。來稿俱已刊完。希陸續惠寄。以資討論而充篇幅。盼切禱切。本刊編輯部啟

中醫新刊價目表

定價無扣費須先惠
批收大洋郵票照算

定價

項日	一期	六期	十二期
現款及匯兌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

郵費

本埠	三分	六分	六分
本國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日本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歐美	四分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廣告

地位	一期	六期	十二期
全頁	十元	五十元	九十元
一頁	五元	二十五元	四十五元
半頁	二元五角	十二元五角	二十三元
特別	照列表	一律加二分	之一

價目

特別地位	封面反面及論	木刻銅版
普通地位	封底或前頁	費須外加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中醫新刊月刊第八期

撰述者 甯波中醫協會會員

編輯者 甯波中醫協會常務委員會

經理者 甯波中醫協會執行委員會

發行者 甯波絲行衛中醫協會

印刷者 甯波崔衙前華隆印局

本會所遷移更正緊急通告

本會所原定十月二十一日。遷至君子營。茲為種種關係。尙未實行遷移。現仍在原址絲行街仁安公所內暫住。如有信件一切。可轉本市廿條橋棋杆夾街王宇高醫寓。始不致誤。恐未週知。特此通告。

寧波中醫協會啟

代

本會諸會員均鑒。本刊今已出版至第八期。當開大會時。當場認銷之數。俱已按期分寄。惟認銷刊費已繳者同多。未付者亦屬不少。需用孔亟。萬希速來繳付為感。

寧波中醫協會啟

電

全國各醫藥團體暨諸同志均鑒。本刊理故採新。研究真理。以期造成中國醫學為世界最精美最完善者為宗旨。出版以來。風行全國。茲應各地同志所請。特定代銷辦法。(一)五份以上者九折計算。(二)十份以上者八折計算。(三)二十份以上者七折計算。(四)五十份以上者六折計算。惟費須先惠。空函恕不作覆。寧波中醫協會啟

介紹名著

天津著名中醫張錫純先生。學貫中西。發明真理。所著衷中參西錄。確為我中醫界必讀之書。近聞第四第五兩期。已先後出版。洋裝三鉅冊。實價三元。本會常住幹事王耀卿君。願任代售之勞。如欲購者。請與王耀卿君接洽可也。